

咬文嚼字

●“伏法”一同莫乱用 ●“一字师”和“半字师”

●警惕病态词 ●莫把“告寒”当“心寒”

●“鞭长莫及”与“望尘莫及” ●生肖为何鼠占先

●三位名人读错同一个字 ●不能“交代”又“交待”

●“联”和“连”的区别 ●大众传播中的语言公害

●“如火如荼”是指红色吗? ●何谓“连中三元”



合订本

'96

He Ding Ben

上海文化出版社



HANGHAI
WEN HUA
CHUBANSHE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

'96-6

咬文嚼字

YAO WEN JIAO ZI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京津七报座谈编校质量

本丛刊“众矢之的”一栏推出后，在新闻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今年4月21日，京津地区列为“众矢之的”的七报在津召开编校质量座谈会。《工人日报》副总编孟东明、《中国妇女报》新闻中心副主任高博燕、《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主任何春龙等七报代表，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李树人、天津市语委副主任赵陆一、语委办公室主任张健昌等到会并讲话。国家语委语用司司长李家斌就语文规范化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咬文嚼字》，并提出要发扬“咬文嚼字精神”。

图为座谈会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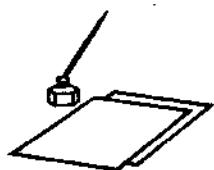
(紫 迅)



开不得的“窍门”

王子平·文
麦荣邦·画

某报去年9月6日刊有《灯光》一文，对一位“鬓发染霜”的老教师，作了深情的赞颂，可关键处有一错字：“夜已这么深了，他是在仔细批阅成堆的作业，还是在精心准备明天的教案？是在考虑如何给‘尖子’‘砌小灶’，还是在构思怎样帮‘差生’‘开窍门’？……”“窍门”错成“窍门”，难道要让学生成为鸡鸣狗盗之徒？



咬文嚼字

1996年6月

第六辑

(总第十八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话:64372608×5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艺文激光照排厂排版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字数43 000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11-861-2/H·27

定价:2.00元

目 录

百家
论坛

大众传播中的语言公害刘大为(4)

警惕病态词李思敬(8)

语
林
漫
步

“菜单”新用法金易生(9)

扫兴的“检阅”高、低(11)

戚克家“嚼”绿字陆锡铭(12)

请勿言必称“混”郁明亮(13)

众
矢
之
的

‘96 第六靶——

《北京晚报》(1996年2月5日)(14)

顺“理”才能成章安渭阳(15)

从“七律”说到“寒流”杨 光(15)

“彩链”小议功夫(16)

错解“凤毛麟角”赵一山(17)

“上演……表演”之类王一平等(17)

不该错的错别字顾景孝等(18)

说“但”道“只”徐 斐(19)

词性误用二例金 萃等(19)

佻族不作“瓦”族田亦明(20)

试析词不达意柳 辉等(20)

重视广告审查万木丹等(21)

十
字
路

“公告”莫滥用张志达(22)

亚洲运动会不是洲际运动会 符 泊(23)

到底“限”什么?陈先元(24)

何来“憋大”?邱剑云(25)

哪吒有魂当惊诧朱怀兴(26)

“脉脉”与“默默”	谭 华(27)
为《黄色童话》一辩	龙 子(28)
“鼎足”与“对峙”	柯 燕(29)

从一则广告谈“嘛”与“吗”	徐世英(30)
广告中的货币符号	杨 鹏(31)
别用洋词儿唬人	金 鉴(32)
到底谁更名?	雷延科(33)

“较多数”和“多数”	孙振明(34)
“祆教”还是“袄教”?	蒋作初(35)

审慎对待前人遗稿	凌 乙(36)
“事宜”何须“安排”?	吴舒望(38)
三报瑕疵偶摘	胡崇海(39)
何来“为人刀俎”?	辛南生(41)
莫把“齿寒”当“心寒”	李裕泉 王 森(42)

“刘禅”的“禅”怎么读?	金文明(43)
“封神”的错误	张百年(45)
“可汗”不读 kě hàn	夏 添(45)
米芾怎么读?	符达维(46)
“违”能读作 wēi 吗?	潜 流(46)

贷的什么“款”?	少 华(7)
“尻著”不原“勘误”有误	林利藩(33)
“榜”非“旁”	吉善玉(42)

巧问妙答	郑群舟设计(47)
《再查贝克啤酒广告》答案	(48)

开不得的“窃门”	王子平 麦荣邦(1)
----------------	------------

顾问 罗竹风 胡裕树
张 斌 濮之珍

主编 郝铭鉴
编委 李玲璞 何伟渔
陈必祥 金文明
姚以恩

责任编辑 唐让之

责任校对 韩秀凤

封面设计 官 超

特约校读 王端祥



大众传播中的语言公害

刘大为

前些日子有一种名为丘比的沙拉酱广告做得很热闹。可是一看它的广告语，却让人不由得一阵目瞪口呆——

将世界的餐桌变得美味可口
难道这种沙拉酱竟有如此之魔力，
能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餐桌——无论
是木头的塑料的还是金属的，统统
变成可以大快朵颐的美味食品？
难道真要我们就着丘比沙拉酱，将
这些餐桌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吗？

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使社会交往的机会日益频繁，大众传播媒介的辐射遍及生活的每一寸空间，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广告宣传以取得更大效益……这一切都使社会语言空前活跃起来。大众传播语言，也就是职业传播者——记者、专业撰稿人、节目主持人、广告撰写者等借助于一定的传

播媒介对社会公众所使用的语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一场语言公害也在随之而迅速蔓延，它不仅造成了信息传播的混乱，也损害着这些职业传播者所依托或为之服务的机构团体的形象和利益。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公害利用了现代传媒手段造成了铺天盖地的数量优势，让我们的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终日浸泡在一种不伦不类的语言环境中。能够期待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一代人良好的语言素养吗？

语言使用最起码的要求是正确地表情达意。如果说丘比沙拉酱一例还可以勉强用夸张失度搪塞过去的话，下面这些随手拈来的语例可就有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了：

我们深知，当我们把给你美口服液交到您手上的刹那

也即是您把健康和美丽，交给我们的时刻

这岂不是在说，一旦服用这种口服液，顷刻之间就会被剥夺掉健康和美丽，剩下的只是疾病和丑陋？不知该口服液的有关厂商，面对如此诋毁他们产品的广告，该作何感想？

去年上海某报赫然出现过这样一个标题：

快刀店竟敢被“反斩”

正文竟然将几家“斩客”的饭店、酒店受到物价检查部门的罚款查处并在该报点名“曝光”，说成是被“斩”了“一刀”。一个“斩”字误用，国家执法机构与违法者之间的关系就被描述成了“黑吃黑”的关系！

《孽债》收视率曾创近年来上海的最高纪录，以至夺走了《三国》的观众。这对《孽债》而言本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到了上海某报记者的笔下却成了——

《孽债》“受宠”殃及《三国》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说的是城门着了殃，池鱼无端受到连累。《三国》若是也受到“殃及”的话，岂非收视率创最高纪录是一场祸害？

不少专业传播者片面追求花哨的形式、华丽的辞藻，结果以辞害意，效果适得其反：

情饮不仅仅是解渴???

这则广告要告诉人们的，正是“情饮”这种饮料“除了解渴”，“还能让你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摄入多种养分。可是不知何故，广告撰写者偏偏要对他试图宣传的内容连打三个问号，视觉上倒是颇有冲击力，可是这颇有冲击力的实际效果岂不是在引导人们对“情饮不仅仅是解渴”的功效产生怀疑？难道广告撰写者是出于良心和正义，在对委托人的劣质产品进行揭露？

又有一种名为“老板”的营养液的广告，是这样渲染人们工作的紧张程度以突出营养液的功效的：

人们都很羡慕写字楼的工作环境

却不知道这种紧张程度就如系在脖颈上的领带一样

要末是领带如同绞索一样令人窒息，这样紧张的程度确实得到了渲染，但不能解释成千上万的男子汉为什么都喜欢以这种方式摧残自己；要末是领带服帖地系在男子汉们脖颈上，正如我们在生活中见到的那样，然而这样一来紧张程度的渲染却又无从谈起了。

近三年来上海市郊“实施科技产业化项目1400多项”，上海某报为此在头版头条打出这样的大标题：

科技为沪郊经济注入“兴奋剂”

除了对病人，兴奋剂恐怕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更何况它总是让我们联想起运动员的欺骗行为。于是这个标题的实际效果，就很难在纸上表述了。

不了解语言的机制和奥秘，最简单的词语往往也会让你陷入窘迫之境。一家美容品商店邀请人们在“小别之后，去四川路逛逛”，并且“来看丽丽吧”！广告的字里行间，多么情意绵绵。可是一看它的广告语六个大字——

丽丽要你好看！

又是多么杀气腾腾！原来“要你好看”可以理解为“希望你漂亮”，可是在更多的场合下却被理解为“给你点颜色看看”，因为后者已经凝结为一个惯用语。

又有一种鼻根治喷剂，其广告语是：

扫除您眼下的烦恼

鼻子固然在“眼下”，但“眼下”更普遍的用法却是指目前、当下。难道这种喷剂的广告商如此诚实，竟然坦率地承认它的药力只有短暂的瞬间？

有的专业传播者过分地醉心于港腔台调，以致邯郸学步连最简单的句子都说不通了。一则婚纱摄影广告如此出语不凡：

你有想过任意挑选20套不同款

式的婚纱，

全部把它穿上吗？

且不说“你有想过”是否要暗示某种特殊的背景和来历，单想象一下20套婚纱全部穿上的新娘是个什么模样，就已经令人啼笑皆非了。对祖国语言如此不严肃的运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糟蹋，堂而皇之地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大量出现，竟然到了比比皆是、酿成公害的地步！你看：“手算，心算，不如合算”（狮王牙膏）——连小学生也不会不知道前两个“算”与后一个“算”性质完全不同，如何能放在一起比较？“天然纯正的新西兰冰淇淋制品”——既是“制品”，何来“天然”？“挂历大战，鼓声悄起”——“鼓声”与“悄起”不可兼得；“华佗再造丸，更换新包装”——“新包装”被“更换”掉，那么只能使用老包装了；“卢湾警方昨开大会发赃”——被害人岂不成了盗贼？广电部电影局重申影片片名“不得使用已经简化的繁体字”——繁体字一经简化便是简体字，对简体字也“不得使用”恐怕有悖于国家的语言政策吧；电视机要“超平面”、录像机要“超坚固”、空调要“超冷、超宁静、超省电、超效能”——“平面”可以无限接近，然而一旦超出它就物极必反了，“坚固”、“宁静”亦然；

一家房地产公司声称要“重筑普陀辉煌明天”——“明天”尚未到来，“重筑”从何说起？某口服液考前连续服用，据说“能较好地改善考前神经衰弱、失眠等‘考试综合症’”——疾病得到“改善”意味着身体状况的恶化，这样的口服液谁还敢问津？……

大众传播语言的最大特点就在

于它“由点到面”的迅速传递，任何语言错误一经发生，马上就会被现代传媒手段无限量地复制扩散，以铺天盖地之势充塞社会的每一角落。之所以会有“语言公害”之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每一位专业传播者对提高大众的语言素养、培育民族的语言文明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愿你笔下谨慎啊。

贷的什么‘款’？

少华

从规范用字的角度看，“贷款”的“款”不应写作“欸”；即使习惯于异体字“欸”，也应写准确。《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二期发表的这幅漫画，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欸”字却少了一撇。白璧微瑕，不免遗憾。



警惕病态词

李思敬

从小识字读书作文，许多词语本来是很熟悉的，可是近年来不知染上了什么病毒，突然变了形，有的多了一个头，有的多了一条腿，看着很眼生。“这其中”可算一个突出的病例。

本来，“其中”这个字眼儿的意思是很清楚，很完足的，就是“那里边”。近年来，不但大小报刊上的许多文章，甚至一些红头文件里也给它加了一个“这”字，说成“这其中”，不知“这”字何所为而加。加上“这”字，就成了“这那里边”，不成话了。

还有“涉及”这个字眼儿，本来也是老相识，近年来，突然多出一条腿，成了“涉及到”，也不知始作俑者为谁。本来，“涉及”就是“牵涉到”；再加一个“到”成了“牵涉到到”，也不成话了。

还有，过去大家常用的“来自”这个词儿，近年来也多长了一条腿，变成“来自于”，不知道给它加上一个“于”字是何道理。

文章求简洁，用语求精确。而

“这其中”、“涉及到”、“来自于”这些说法，都是给本来很简洁很精确的词语添头添足，变常态为病态。窃以为这种现象只能说是一种语言传染病，而绝非语言的健康发展。尽管这种传染病已经侵入许多大小报刊、高文典册，乃至政府文件之中，也有必要咬一咬，嚼一嚼，然后动个并不难动的小手术：把多余的部分割掉。如果从中小学教师到报刊编辑都动起手术来，我看这股语言病毒是可以扼制的。

说话、行文当然也有个人习惯。如果在类似上述的这些方面，按自己的习惯非要用“这”、“到”、“于”不可，那么可以说“这里边”、“牵涉到”，或者根据行文需要变通使用“源于”、“出于”等等，都无不可，只是不应该把本来很规范的用语加以扭曲，制造病态词。尤其不应该强入生病，把别人文章中规范的用语按时风加以病态化，畸形化，反谓之为约定俗成。

“菜单”

新用法

金易生

顾客走进酒家、餐厅，服务员会马上送来一份菜单。这“菜单”指的是开列该店可能供应的各种菜肴、点心等名称的单子。送上菜单，是为了让顾客挑选、点菜。这是“菜单”的第一义项、第一用法。

“菜单”还有第二义项、第二用法。那就是在举行规格较高的盛大宴会时，每张餐桌上往往也有一份菜单。比如有不少人都珍藏着人民大会堂“国宴”用的菜单。这“菜单”是要告诉赴宴者：本次宴会全部菜肴的名称以及上菜的先后次序。

现有的大大小小的汉语词典里，在“菜单”这一词目下，大概只记录了上述两个义项、两种用法。

自从有了电脑，随着电脑知识的逐渐普及和电脑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菜单”又有了新的义项、新的用法。例如电脑软件 WPS（文字处

理系统），就有如下的“菜单”：

- D—编辑文书文件
- N—编辑非文书文件
- P—打印文书文件
- H—帮助信息
- F—文件服务功能
- X—退出处理系统

这六道“菜”其实就是 WPS 的六种功能。电脑屏幕显示“菜单”的目的在于提供各种功能的操作命令供选用。电脑操作员根据工作的需要，可以在 D、N、P、H、F、X 中间挑选一项，就像人们在酒家、餐厅里点菜一样。可见新的义项乃是“菜单”的引申义，或称比喻义。

众所周知，汉语绝大部分词的引申义，都是使用汉语的人在语言运用过程中逐渐引申出来的，比如“虎口”从老虎的嘴巴，引申为危险的境地（“虎口”余生），或者引申为

大拇指和食指相连的部分(“虎口”震裂了),可是电脑里的“菜单”却不是这样,它不是使用汉语的人直接引申的,而是通过翻译“引进”的。因为英语里用的是 menu 这个词,menu 本来就是汉语“菜单”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先有英语 menu 的引申义,经过翻译的媒介,后有汉语“菜单”的引申义。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菜单”词义的引申并非到此为止。由于学习电脑、使用电脑的人越来越多,常常接触电脑中的“菜单”,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于是“菜单”的新义项又引申了,新用法又扩展了。请看以下二例:

《文汇报》1996年2月3日刊登了一家旅游公司的广告,广告语是“双休逍遥游,菜单任你选”。这份“菜单”的内容包括:一、天台山三日游;二、大奇山、天目溪二日游;三、无锡、宜兴二日游;四、杭灵二日游;五、绍兴、五泄二日游。每一项下面还介绍了景点、服务标准、交通、价格等等。

《每周广播电视》1996年第7期头版头条刊载了《京沪陕春节联欢晚会“菜单”》,它从“开场歌舞《这是美丽的祖国》”开始,到“尾声《难忘今宵》”为止,把43个节目全都按顺

序列举出来了。(这里的“菜单”往常是称之为“节目单”的。)

我们还发现,这三个“新”“菜单”不属于一个类型。电脑“菜单”和旅游“菜单”是提供选择的“菜单”,应是第一义项的引申;而晚会“菜单”则是不可选择的“菜单”,当属第二义项的引申。

如今人们见了电脑“菜单”、旅游“菜单”、晚会“菜单”等,不但不觉得突兀,反而感到颇有新意。这说明这一批“新”“菜单”已经日渐被人们接受了。可以预见,“新”“菜单”将一发而不可收,它将被广泛地使用于多种领域,成为常见常用的多义词。

语丝

“简慢”和“缓慢”

莫澜舟

“华发已生,步履简慢”(《文汇报》1992年9月28日),是一篇印象记中的句子。“步履”当然就是脚步,“简慢”则是怠慢,有冷落他人或自歉失礼的意思,而走路的步子却谈不上怠慢与否。

在这里,“简慢”应作“缓慢”。二者都是形容词,“简慢”和“殷勤”相对,“缓慢”和“急疾”相对。“步履缓慢”正可用来说明了上了年纪的人行路之态。

我有一个坏习惯，对于已发表的东西，既不整理归类，也不剪贴成册，而是将那些登载拙作的报刊胡乱堆放在一起。近日，我从中随意捧出一叠，心血来潮地检阅起旧作来。一篇篇扫视下去，不料，越看越倒胃口。

A 报上有我的一篇随笔。文中有这么一句：“那几个被慰问者如若晓得实情，该为之愕然了吧。”可印在报上的却是：“那几个被慰问者如若晓得实情，被为之愕然了吧。”“被为之愕然”，什么话？而我倒是“被”弄得“为之愕然”了。

B 刊上有我的一篇评论。文中有这么一句：“本人绝无鼓动演讲者在演讲时中途离场的意思，这一层想必不致引起误会。”可印在刊物上的却是：“本人绝无鼓动演讲者在演讲时中途离场的意思，这一层想法必不致引起误会。”莫名其妙加进一个“法”字，反倒让人没法了。

C 报上有我的一篇散文。文中有这么一句：“唔，太藏峰……”可印在报上的却是：“唔，小藏峰……”其

时，竹筏已驶过小藏峰，到大藏峰了。一字之易，搞得没“大”没“小”，看不懂了。

D 刊上有我的一篇小说。文中有这么一句：“正值我胡思乱想的当儿，一个橄榄形脑袋的瘦老头走了

过来……”可印在刊物上的却是：“正值我胡思乱想的当儿，一个橄榄形脑袋的瘦老头走了过去……”这一“来”一“去”非同小可，岂能任意置换。惟其“走了过来”，所以会有故事发生，而“走了过去”还有啥戏好唱呢！

E 报上有我的一篇杂感。文中有这么一句：“时下，什么都有假的，哪里都有假货，这已不足为奇。”可印在报上的却是：“日下，什么都有假的，那里都有假货，这已不足为奇。”现在，把“时”排成“日”，把“哪”排成“那”，确已“不足为奇”了，我何必再饶舌。

……

随手拿起的几份报刊，竟然份份出现错字或误植。接下去一份呢？唉，我已失却了继续检阅的勇气

扫兴的『检阅』

臧克家“嚼”绿字

陆锡铭

现年91高龄的老诗人臧克家，他咬文嚼字的精神真令人钦佩。当然，他是从诗艺角度去“嚼”一个“诗眼”——“绿”字的。

早在六十年代初，老诗人写过一组《学诗断想》谈艺随笔，内有一篇《推敲》，专谈写诗时“推敲”字句的重要性的。他举了一些名句的例子，内中有一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他说这个“绿”字，“如果换成‘到’或其他的字，诗味就会减少许多”。他认为，“一字之差，关系匪浅！这是‘诗眼’，确有画龙点睛之妙。”历代不少诗人和评论家早就对此“绿”字颇多赞赏，而臧老经过几十年的研读古典诗文，确实也“嚼”出了这个诗眼的美味。

但是，善于吸取古人作品营养、写诗时以炼字锻句著称的老诗人却在晚年继续“嚼”着这个“绿”字，“嚼”出了新的感受。他在1993年7月致一位朋友的信中针对台湾诗人余

光中赞美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一名句的情况谈了看法。他说：“王诗中的‘绿’字，被几代诗人、评论家赞不绝口，我认为太过了。”他认为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苏轼的“天外黑风吹海立”的“立”字，让他“五体投地”，而那个“绿”字，不能与上两字相比。他说：“我并不是说这个字用得不好，但我认为，反而不及用‘过’或‘到’字含蓄一点，更能令人寻味。”

老诗人对“绿”字评价态度前后如此不同，乃是因为他“嚼”得极其认真。早些年他就专为说明自己为何转变评价态度写过一篇《一字之奇，千古瞩目——略谈“诗眼”》，就是具体谈“咀嚼”“绿”字经过的。

可以说，老诗人“嚼”一句古诗里的一个用字，“嚼”了将近一生。他这“嚼”的最后结果，当然会给今人与后人的文艺创作及艺术鉴赏起到积极的作用。

请勿 言必称“混”

郝明亮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混”字的使用范围广了，出现的频率高了，有时竟让人听不懂“混”字的本意，实在很有议一议的必要。

多日不见的亲朋好友相聚，免不了寒暄几句：“怎么样，工作忙吗？”“啊呀，说不上忙，过一天算一天，混混罢了。”这里的“混”，除了自谦的成分外，也确有几许得过且过的意思，这倒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一些工作尚勤勉，业绩也不错，有的甚至已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也常常有意无意地称“混”。笔者有位青年朋友，不久前走上处级领导

岗位，担子重了，人们祝贺他勉励他，可他却回答说：“随便混混，随便混混。”这里的“混”，说是自谦，倒不如说更像自嘲。随便混混就当处级领导，那要是认真混混又如何呢？

有人很欣赏这“混”字寓意之丰，妙在谦逊两意兼而有之，而我却以为不然。查了汉语词典，“混”字有四种意思：掺杂；蒙混；苟且；胡乱。“随便混混”的“混”算是哪一种？

现实生活中混日子者固然有，然而奋发向上，执着于事业的追求者毕竟还是多数，明明是在为四化建设肩负重任、默默奉献，又何必言必称“混”呢？“混”声大作，久之，势必给社会心态带来负面影响；好像真的人人都在混。

但愿真在混的朋友不再混下去，并不在混的朋友不再滥称“混”。中国的文字丰富得很，再找个表示自谦的词并不难。“混”字还是少说为佳。

语丝

多了一手

杨荣津

《工人日报》去年七月十日第七版，头条大标题赫然为：《储蓄剧增，喜忧参半》。其中“参半”是“参半”之误。

“参半”义为各占一半。疑信参半、毁誉参半、“功过参半”、“正误参半”都是“参”而不是“掺”。

参掺读音不同，意义有别。参，音 cān；掺，音 chān，后者是翘舌的。“参半”的“参”有并、都意，而“掺”是此物混到彼物中去，制造伪劣产品。掺假便是这个“掺”字。

众矢之的

’96第六期

《北京晚报》(1996年2月5日)

编者按

在本辑发稿时,我们见到《光明日报》3月21日转载了本丛刊今年第二辑“众矢之的”一栏的全部内容(见左)。这不仅是对本丛刊的支持,也表现了《光明日报》消灭编校差错、提高报纸质量的决心。在此,谨向《光明日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更使我们感动的是,越来越多的读者对本栏予以关注。比如有些读者因在当地见不到《北京晚报》,为了参加“战斗”,便四处托亲友从北京购买。有些读者已经身经“八战”(从《人民日报》到《羊城晚报》),而且每次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在此,我们也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众矢之的

“众矢之的”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旨在收集读者对报纸的意见和建议。本栏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许多读者通过来信、电话等方式,对本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栏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反馈。本栏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报纸的质量,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

感谢广大读者为本报咬文嚼字

本栏自创刊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许多读者通过来信、电话等方式,对本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栏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反馈。本栏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报纸的质量,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

不以为“丁”

本栏自创刊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许多读者通过来信、电话等方式,对本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栏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反馈。本栏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报纸的质量,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

内页(刊例)

本栏自创刊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许多读者通过来信、电话等方式,对本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栏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反馈。本栏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报纸的质量,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

启事

本栏自创刊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许多读者通过来信、电话等方式,对本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本栏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反馈。本栏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报纸的质量,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